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97

考索卷三十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一寶校正

前集

○禮門

明堂

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即明堂也蓋明堂之制起於黃帝其制有殿而無壁蓋之以茅圜之以水宮垣為複道而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此出於公玉帶之說也唐震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訂白曰明紀黑曰元矩此出於通典之所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

蒲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以水名辟雍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冬居元堂左个孟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漢武帝招延儒雅好行典故太山北有古明堂基因欲循之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茅茨而以水環之建武初營明堂循九室之制至于顯宗始成其事以饗祀神明以朝會諸侯唐禮樂志曰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主者尊嚴之君而已其制作象之漢以為倣像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假雲門

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正觀中丘濛寬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圜丘

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雜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周顯庶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禹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哉　夫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明堂亦不能立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然明堂之說先代諸儒所說不一通典注曰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所也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于明堂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鄭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也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疏云明堂在國之陽是明堂與祖廟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

大廟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五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乃曰宗廟之中人鬼慢瀆非其理也宗廟鬼神所居祭天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如準所論與鄭氏合宋朝皇祐二年石宗議明堂禮文喜轉等議以為饗祖有事南郊太宗則行祈穀之禮惟季秋大享閼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然亦未遑明堂制度前代諸儒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也已而內出御製天地祖宗樂曲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酳誠安而下章有其義而威功賡德以文化俗所以為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德形容寓皇心肅敬備薦獻之儀而侑明靈之觀焉太常習肄惟謹惟慶是歲九月卯大享因事制宜為五緵室親饗實侑若籩飛白燎為華燈樂舞既作昭格天地祖宗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實傳等勒成皇祐大享明堂記凡二十卷自為序至嘉祐八年冊行是禮焉

社稷

祭法曰昔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厲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左傳曰昭公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有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其後以周棄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通典說顓帝祀共工子句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高辛氏唐虞夏因之商湯以旱而遷社故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天子立三社曰太社曰王社曰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蓋太社國社為百姓而立者也王社侯社自於藉田而立之也亳社置社遷國之社也立名雖異其神則同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為之土大夫以下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祭之日王及尸皆服絺冕樂則大司樂云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酌以三獻漢高帝初起

檮豐枌榆社二年入關因命縣爲公社於是而有公社之名平帝時奏事者有曰漢興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於是而有官社官稷之號後漢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歲三祠而太社之名立然自漢後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魏明帝遂立帝社而帝社之名廢永明中則又有官社而帝社之名復大同中則又加官稷唐於仲春仲秋則祭太社太稷神龍初改先農壇爲帝社於太壇西而立帝稷其禮與太社太稷無異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復以后稷而爲配天寶三載於是而并社稷爲太祀此歷代之沿革也然社稷之義先儒所說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理地之神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錢各有通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及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不可徧祀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爲衆多故稷爲長此言得之矣然社稷有平水土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

二子而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人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祭黎爲社之正神非配社昔漢儒之說也或曰不然使社爲土神則當食以水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爲土之正神而無疑也烈山氏之子柱有布穀之功屬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社與農爲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爲穀神則當祀以牲不當薦用犢也殊不知用牲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犢黍也吾益知稷爲穀之正神而無疑也

雜祭祀

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洪範八政三曰祀太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林川澤

曰貍沈祭風師雨師曰禜祭也除惡之祭為祓禳祭四方百物曰繕葬是禬師祭也既伯祭禱馬祭也除惡之祭為祓禳祭四方百物曰繕葬是禬師祭也既享為禋禱雨為雩禱明為禁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若神或降之乃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歷代人君罔不徧走群望咸秩無文故神農嘗嗜始諸飲食致黍鬼神顓帝亦繫誠以祭祀其後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所以陰陽和而萬物遂也以今攷之在古有雩祭之禮有朝日夕月之禮有祀山川之禮有六宗之禮有七祀之禮有司寒之祭有蜡臘之祭夫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皆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雩壇禮廢唯漢自立春而至于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制雩壇墨天監中停柴燎而用次也唐武德初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

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天配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漢武始郊天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於以郊太時賓明以竹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魏文帝以為非尊天之道明帝春始朝日于東郊秋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柳子厚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察問曰古人夕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柳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趙文子謝其緣張老夕智襲子為室美士莫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即向瓊闕拜謂之夕即亦此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義曰春朝日秋夕月此朝日夕月之禮也夫祀山川之禮何也周制以血祭祭五嶽之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迎氣一也郊天二也大雩三也大蜡四也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酌用五獻秦并天下令祠官所當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自崤以

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常山泰山會稽浦山水曰濟曰淮自華
汶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名川四曰河祠臨
晉汧祠溪中洪泉祠朝那湫江水祠黑漢孝文增修山川群祀武帝因處
狩其禮名山大川後漢章帝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唐武德正觀之制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名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此祀山川之禮
也夫太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汶
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孔光劉
歆等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說謂六宗者在
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
六宗馬融謂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
非冬不藏孔安國按孔叢子孔子之說謂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祖迎於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昊為六宗
賈逵汶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
宗顯三昭三穆三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
義為當崔靈恩三禮義宗謂六宗之神李郎謂六宗
亦各有通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六合之中晉賀喜別論曰地有五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晉賀喜別論曰地有五
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為地數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眾夫
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祭祀則穿鑿
甚矣惟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
也此六宗之說也夫七祀者何也商制天子祭五祀周制王為群姓立
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竈諸侯為國立五祀
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兩漢魏晉立五祀并皆與焉白虎通
云戶竈門并中霤唐開元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
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汶季夏矣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
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在傳家語則以為

重該脩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雷白虎通劉昭
范曄高堂隆之待士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雷鄭氏釋太宗伯之五祀則
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
祭法之說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季秋甫之徒襍脩月
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此七祀之禮也夫司寒而出冰春秋傳曰古者日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祭司寒而出冰春秋傳曰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
比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
祿冰皆與焉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牝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鑿井
而藏之仲春開冰此司寒之禮也司寒文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大蜡臘者何也郊
特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虎也坊也水庸
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也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
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
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鄭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
太蜡蔡邕月令章句曰總謂之臘籀文國祭蜡則歛翫頌擊土鼓以息
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漢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
農大享臘商正觀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周建隆初有司言以
火德王請以戌日為臘元豐六年蜡祭曰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
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臘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
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尤祠靈星祠高煤祠太室祠高呼宋朝承唐制又
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祀禮東南曰招搖正東曰攝星東北曰太陰
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
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詳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貴神飛基之方旋定

祭位從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君基臣基民基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雖然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盖以民為神之主也文帝切以變民而謂神福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增主幣除秘祝之官以為祈福其為事已併矣宣望之問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問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又甚焉而成神人餘宮而封泰一祝吏祠官瑪而其心則為已不為民矣然猶相望於名山大川之上一切求福祠以徼福於已百姓困而國用竭福何有於已哉終[圖]之未一歲凡三[圖]七十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事實宗廟迭殿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庶得以類相從矣夫孟堅合宗廟之議而事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漢武]之涇祀以為後世戒其言深矣安得以武為式

時祭神祠

通典曰[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礿[夏]王制曰春禴夏礿秋嘗冬烝其祭尚聲用氣鬱合也臭陰建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行九獻之禮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尸入奏肆夏王以珪瓚獻尸以祼禮降神此祼神之一獻也後以璋瓚獻尸此為二獻也王迎牲奏昭夏始行朝踐之禮此三獻也後於是獻朝事之籩此四獻也至饋熟時謂之饋食此五獻也后薦加事之籩豆此八獻也卿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盎齊備本食三后薦加事之籩豆此八獻也卿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盎齊備本食三獻是為九獻自九獻之後遂降神尸出焉厥明遂繹于後更行三爵謂之加爵即行旅酬無算之爵而後尸出焉厥明遂繹于祊此特享之禮也時享之外則有禘禘有祫王制曰天子禘特祫祫祫掌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祫禘祫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烝祫烝盎天子先祫而後禘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此[夏]商

之制也圓制天子諸侯五年殷祭一禘一祫禘以夏祫以秋祫者毀廟
未毀廟皆合并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祫則及親廟祖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
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如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
定公宣公皆八年皆禘以再殷祭而推之也通典議曰聖人制禮合諸
天道使不數不急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
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為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差殊
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
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大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
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
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及於太祖則小於祫矣曾子問
主於夫子曰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廟主而不言禘則知禘小於祫明
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供四齊二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
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缺也後漢光武詔張純議禘祫之禮而純
以為殷祫禘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毀合祭元始閒諸
為禘祭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氣小備五年
一禘祫之為言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祫禘以冬帝從之自
是禘祫遂定後魏孝文太和中詔議禘祫而尚書令高閭等各陳其義
孝文遂兩從王鄭二議禘祫并為一名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
禘求為後法唐禮樂志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
諦其尊卑此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而議
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
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史元璨等議以為祫而後禘自是而後
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二年禘常在祫後二
年魯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等言有
經據遂從之而開元六年而祫明年而禘自是而後禘祫各自以年不
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始覺其非乃議
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

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祫焉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則不同焉宋朝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天聖三年祫饗太廟帝問輔臣以祫饗之禮王欽若等奏曰祫者合也宗廟之禮每三年權遷神主出廟室就前楹而祭之所以謹時恩而合祀事以象太宗子有永族合食之義也

禘祫

歐陽公之作[唐]禮樂志有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禘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愚嘗三復是說而後知世之議禮者徒惑於紛紜之異同而皆未明其義也古者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三年一閏天氣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五年一禘是故[周]制五年殷制一祫一禘祫者毀廟未毀廟皆是升合于太祖所謂合食于太祖也禘者惟及於毀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宋][晉]其尊卑也自是制不明載於周禮而鄭氏於[魏]禘食在四方之

祫祫禘祫嘗祫烝而說者又以為[夏][商]之制此所以起異同紛紛之論也自今考之諸儒之論莫同異於小大之說也馬融王肅則以為禘大而祫小鄭康成則以為祫大而禘小為融肅之說者曰孔子言禘自既灌而往禘祫大祭而獨舉禘則祫可知故於是而以禘為大鄭康成之說者曰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矣故於是而以祫為大愚以為小大之異不必深辨惟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祖之意得矣諸儒之論莫異同於先後之說也鄭氏用高堂隆說則以為前三後二徐邈之說則以為前二後三駁鄭氏者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祫至唐用徐邈之說則次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而置一禘祫焉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愚以為前後之說不必深辨惟深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

祖之意得矣不特此也禘祫之祭蓋兩祭也而賈逵劉歆以禘祫為一祭而二名是其名之辨又不一矣禘以夏祫以秋此古制也張純則以祫為冬祭其說曰物備禮成故合聚而祭之是其時之用又不同矣宗廟之禮止於九獻此古制也而先儒則曰大祫十有二獻杜祐通典載禘祭一如祫祭所異者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六代之樂禘則用四代而無降神之樂是又其禮之用為不同要知明其義則名之不同亦何惑於明時之不同亦何泥於禮歟公之言蓋深知禮者矣鄭氏又謂禘其相乃祭感生帝其說尤為無據而王肅則以為祭始祖之父王氏之議祫而後禘則是禘止於一時至後魏之論禮則以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人自為說卒莫能定此議禮之家所以名為聚訟也漢唐之間禮意不明光武中興在位亦既久矣而禘祭之禮僅能再舉是不幾於踈而怠乎唐元宗時行禘祫禮各自以年不自遍數凡七祫五禘而其後禘與祫乃并於正歲是不幾於數而瀆乎漢唐儀雖載三年一大祫之制而未能盡行唐開元禮雖有禘祫之制而未必合古此豈非諸生之過歟惟我朝三年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其制已合於古而又群臣之論足以發明乎古人制禮之義故其禮為益全天聖中王欽若為祫饗對則有謹時思而合祀事以象夫宗子收族合食之義熙寧中禮院言僖祖為始祖則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而其下則以昭穆為序焉猗歟盛哉禘祫之義久矣漢唐而獨明於我宋豈非諸儒講學之功乎

仲春群祀高媒太一朝日
釋奠○籍田○社稷

高媒之祀雖周官所載獨缺其文漢郊祀志不言其禮然攷之於古以來久矣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而毛氏傳則曰娀嫄從帝而祠于郊禖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而毛氏傳則曰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娀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自高辛氏有生契之祥故後王立高辛之祠以配高禖今其說載於孔穎達之正義者可攷也至漢武帝時得太子立高禖之祠則立于城南而仲春實行其禮晉後從東

皆之議以石為主而其祀漫重此祀高祺之禮也而盧植乃謂神君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祺此其說之不可信也太一之祀雖時祭之大經禮不載十神之說出於術家然攷之於史則有自來矣史記封禪書云天神貴者太乙而太乙之名已著斑固郊祀志云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一而太乙獨加二牛五分二牛一以為太乙特牛具五牛以為三一牢具太乙為尊而五帝為輔臣佐之其祠太乙五帝皆東鄉而太乙獨南鄉祠五日而畢又曰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日夕月則揖五帝以下皆東鄉太一獨西鄉其祠列星從南斗以下至河海皆以其差相從而五帝獨中央黃帝之坐其西南方以上大抵皆因其舊貫而為之說耳泉得神馬於渥洼水中遂次以為太乙之歌元宗時則以九宮貴神配祀之其禮始盛此祀太乙之禮也而說者謂太乙最尊更經別名遂以其別無名者對太遊而謂之小遊太乙此則說之不可信者也朝日之禮古禮也禮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之外自武帝郊泰時而因以揖日故曰朝日之禮遂見於竹宮魏明帝朝日於東郊故朝日之禮又見於東郊蓋至於唐而朝日之禮乃謂之祀朝日之說豈非欲襲古乎釋奠之禮其失也是以柳宗元作為朝日之說豈非欲襲古乎釋奠之禮大唐曰春入學合采文王世子曰凡學有先師焉以其先聖先師之所尊者配之經而其禮寖盛自正觀從房元齡之議以孔子為先聖而其禮遂定至元宗釋莫講經而魚朝恩預焉其事於通典之書豈非欲以復古乎籍田之禮古人重農之意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宣王不籍千畝則虢公諫漢文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建始躬耕潘岳作賦正觀籍田文本頌之此籍田之禮也然而月或用孟者蓋用呂不韋月令孟春之說也月或用仲者蓋漢明帝唐開元所行之禮也其時說雖不同而其禮則一也社稷之禮古人報本之意也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又曰秋報社稷漢高起豐立枌榆社光武洛陽立太社稷唐於仲春祭太社大稷而其禮為重開元之時升為大祀而其禮尤重此社稷之禮也然而或以社為五土總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以稷為原隰之神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此鄭康成之說也或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之神此王肅馬融之說也其說雖不同而其禮則一也

宋朝仁宗重高禖之祀尤極其至景祐講壇壓牲幣之儀實元去弓韣弓矢之制在慶曆則復用弓韣皇祐中則詔壇徙高爽嘉祐則詔徙近郊宋朝太重太乙之祠以太乙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役不興水旱不作在興國中則太宗立祠於西南郊而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乙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乙祀之則謂之西太乙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乙釋奠之禮自眞宗東幸其廟加展拜之儀增元聖之號定所祭二丁之日與明遶互簠簋之數定內外三獻之官與頒儀注祭器之式此釋奠之禮至我朝而益盛雍熙籍田則太宗行之明道詩田則仁宗行之則籍田之禮為特備用三獻之官則見於景德正星壇之制則見於天聖則社稷之禮為尤備

歷朝制昭穆

沈括夢溪作唐鑑論唐九室之制而以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至開議禮於元豐有五右昭穆之位愚於是知議禮之家一斷以古則紛紛之疑皆可以迎刃而解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宗廟之制上於七廟禮曰殺廟祧之昭穆則昭穆之位一定不易其來久矣今以周制明之守祧八人蓋讓養頤之朝而為八則其為七廟也明矣自后稷以至昭王歷世無常而昭穆之位未嘗失次辨而叙之又有小史之職則其為定位也又明矣世之論廟制者乃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周而始有七廟是說也杜佑以通典則誤之說者又曰小記云三者立四廟則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西而已武二祧在七廟內是說也鄭康成注禮實取之惟其說之不同此世之論廟制者始紛紛而可疑要之以二說而斷之於古則亦何疑之有虞唐書載禮于六宗以見太祖則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為可驗也昔時商周為然我朝則自有天下者事七廟而穀梁亦言天子七廟則是秦私戰國之時是說猶存至漢始有原廟有郡國廟而東部則又有所謂四親廟故是制始不明於漢唐初有四廟正觀中從宋子奢盧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增以七室開元則又增以九室

是制又不明於唐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杜佑之說可無疑矣商之三宗周之文武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與所謂不遷之廟非祧也鄭康成惑小記之言而以文武不祧之廟在七廟之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又子諸侯皆親廟四則君臣同等尊卑不別劉歆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學者能以是攷之則康成之說於此可無疑矣世之論昭穆者乃曰昭穆遷徙周而不相瀆也說者又曰古者祔以其班祫以其班謂班者父為昭子為穆昭不可遷於穆之不可遷於昭父在穆行于若昭位而不嫌者昭自為昭穆自為穆也相承不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此世之議昭穆者始紛紛然可疑之有祭統之說而斷之以古則何疑之有

又之二說而斷之以古則何疑之有

與昭南移與穆齒武王之時文王之廟為穆故雖至襄王歷十八君矣猶稱之穆也

猶稱之穆當長有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文王之子文王為穆故其子之國必謂之昭也康王之時武王之廟為昭故雖至襄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又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為昭故其子之國必謂之穆也蓋二昭三穆左右異等左不可居於右猶右之不可居於左故助祭受爵各以昭穆序爵盛受氏又以王父之字故劉歆亦曰孫居王父之爻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相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其說皆同學者能以是而攷之則或者之疑於是而無疑矣宋朝元祐中陳祥道作禮書其論廟制也則曰天子七廟自禰至周所不變其論昭穆也則曰宗廟有迭毀而昭穆之位則一定而不易夫禮學廢缺久矣歷漢歷唐未甚明闕數千百年而遂大明于我宋愚於是見本朝儒學之盛焉論禮者宜有取於此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洲校正

○禮門

禘祫類

王制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祭法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頌長發大禘也元鳥祀高宗也鄭右以為祫當為祀商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故長發大禘所以別四時之禘也周頌雍禘太祖也不言大蓋周以禘為盛祭烝嘗春祭曰祠夏祭曰禘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云祭

廟之祭有此六事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正則是祫也祫也魯禮三年
發事而祫於太祖（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僖公三年大事者何祫也明年春祫於群廟自
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祫

陳禮書

曰古者喪除朝廟合群祖而祭為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群祖為不足明
年又祫其祖之所自出故諸侯不祫降殺於天子也然則魯何以有祫春秋何以書之
蓋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祫魯是
也魯之用祫蓋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皆即周公之所出故也吒祭
惟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用於莊公之廟禮記曰以祫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祫豈可
祫於群廟哉

禮曰魯之郊祫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曰祫自既灌而往吾
不欲觀之矣蓋譏其失禮也漢平帝元始中祫祭明堂後漢張純以為
祫也而華嶷太子注云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漢時以祫祫為一祭故其
禮始泰光武自十八年辛長安祠高廟詔太常行祫禮至二十六年詔
問張純曰祫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三年一祫五年一祫至是郊廢行
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祫以孟冬祫祫之月不行時享以禘祖為始祖元
豐中禮官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祀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時祭故
孔頴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禴秋為大祭之祫
不廢時祭之嘗請祫祫之月仍行時享從之其後禮官又以僖祖而上
譜失其傳國家既求其所自出而不得則祫當缺又從之漢官舊儀載
三年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毀廟神皆合食高祖南
向昭西南穆東南。將祫祭前期十日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大史師執
事而卜日既卜太宰眡滌濯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
廟各一宰邍人陳四邍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小史敘昭穆之俎簋酒
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鬱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

冥等皆陳廟庭司服共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其曰太宗伯出高祖以下不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大祖后稷廟中尸各位未主之左凡七尸用九獻王入奏王夏后從王而入奏齊夏尸入奏肆夏王乃珪瓚酌鬯彝鬱鬯以祼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一獻后以璋瓚亞獻此為二獻次奏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前祼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嘫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執鸞刀啓其血毛以行明事之禮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酌泲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遵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降神樂章則歌恩文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夾鍾舞大武以先祖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后薦之後遂以瑤爵亞獻凡四獻也至薦孰時迎尸入室王酌泲齊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酌醴齊以亞獻凡六獻也尸食訖王以泲齊酌尸謂之朝踐凡七獻也后乃薦加事籩豆后以盎齊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諸臣為賓酌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太祝設饌於廟門外以索祭為繹。其禘祭肆師卜日如祫祭九獻之加爵為旅酬之始來日又祭為繹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享于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元禘祫志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皆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繹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商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正義曰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彼鄭注云禘當為礿礿正祭義曰春禘秋嘗鄭注云夏殷禮也禘為正祭又春秋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為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王制曰天子犆禘犆祫禘祫異祫烝注云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之夏祭曰礿夏夏又商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殷夏祫禘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禘祫每年皆為又云二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然禘鄭云三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之夏祭曰礿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故關夏禘禘則不嘗者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嘗則不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商三時皆殷祭皇氏之說非也。王制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者嘗祫烝祫正義曰礿則不禘者謂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關一時之祭也此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故關夏禘禘則不嘗者西方諸侯春礿祭畢夏來朝烝者北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嘗則不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餘三時皆祭諸侯礿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時夏祭一禘之時不及禘祭唯犆一祫而已嘗烝為大祭之祫也

義曰

王人朝禮合諸天道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

天道之成以中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
釋義各有殊焉王肅皆云祫大祫小鄭元注云　祫大禘小賈逵
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戴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大通經訓鄭
義為長　試掌論之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
大事於大廟大事者祫也祫則群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
矣又逸禮記祫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
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合升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群廟之
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又
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於禘
之以祫同得為盛祭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曰自非
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
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
其關也

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者以為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
禮象之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禘者所以審諦昭穆而辨之各於其
廟謂追及其祖之所自出故司尊彝又謂之追享禘其祼享先王其祼
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為主故禘以夏太宗伯肆獻祼享先王指
禘言之也祫者合也所以合聚群祖而食之毀廟之主陳於太祖亲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以其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為始故司尊
彝謂之朝享祫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祫以冬
太宗伯饋食之享指祫言之也周禮。禘祭以為夏四月其說一也而
於祫祭則或以為秋或以為冬如毛氏詩觱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
祫秋祫則不禘惟天子兼之是以祫為秋祭也崔靈恩亦云禘以夏者
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因次序而祭
之。祫以秋者以合聚群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
是亦祭為秋祭也若果為秋祭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不若

張純之議以祫為冬祭其說曰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而祭之然二說或以秋或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時不同其意則一不如張純以冬十月為得其正禮。宗廟之享有五年之禘三年之祫所謂間祀也而又有四時之享焉蓋祭不欲數數則瀆故有間祀祭不欲疏疏則怠故有時享宗廟之禮總而言之有三等蓋獻祼是禘之大祭飲食是祫之次祭享而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袞冕大牢言之亦皆為下祭也雖禘不足為大祭祫不足謂之次祭也闕。案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

祭之制

后稷東向群昭南向群穆北向。祫祭五齊泛醴盎緹沈或以為祫三齊坊記所謂醴酒在室醍醴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或以禘四齊禮運所謂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其祼尊用鸞彝鳥彝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鸞鳥彝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朝踐用兩犧樽再獻用兩象樽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祭]

[國朝]舊制禮饗外設常食一品明行祼謂之晨祼繼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頗雜可以一日而畢又再朝踐之義繹祭則同日

[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禮議者請陳瑞物及代國之寶元豈中請親祠太廟令户部陳設之所貢以充庭實仁祖神宗皆可其奏其後祫享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不陳設親祠大廟準此[四朝]志

[國朝]舊制禮饗外設常食一品宣徽南院使兼侍中鼎之禮官吕希純嘗建議曰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饗即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漢之制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言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始從希純之議云太祖朝見簋豆籩籩問侍臣以檀案對帝曰我文祖儉德識此命撤去恐令進常饌觀享畢顧群臣設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而後行禮酌棄節曰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享太祖之禮以羊豕主實酌鬱鬯以獻尸二獻后次主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

三獻薦腥朝踐之節王以王爵酌醴齊以獻尸又以王爵酌醴齊以獻尸六獻后薦饋食之豆籩又以王爵酌朝踐之酳齊八獻后酳尸又以瑤爵酌益齊獻尸諸臣之獻乃祈以酢尸故曰諸臣之所胙也此皆先儒之說辟圖載之。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祫也先儒又謂公侯伯子男三祼在九獻之內亦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罍饋食用兩尊遵人臨人有朝踐王獻之后亞之諸臣胙三獻也饋食王獻之后亞之諸臣胙六獻也酳尸三九獻也加爵不變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郊之祭也迎牲而致之於廟所以報本反始也殺於郊所以遠庖厨也既殺而後迎之於廟所以別事鬼神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不敢弔不敢反服凶事由外至者不受弔不敢當也其至者以國家有禮也祭統曰凡祭有十倫焉一曰預備二曰齊戒三曰明薦四曰正名五曰飾物六曰陳設七曰宗廟之禮八曰鬼神之道九曰賞爵十曰慶賜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其有故則使人可也

獻祭特牲三獻禮祭五獻之等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視上公加籩豆六品

配享

大禘詩曰實為阿衡實左右商王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稽古編書盤庚告于群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國朝舊制親祠太廟不配享功臣有司詔講求禮例自是親祠始與享焉元豐三年禮官言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以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其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勤于大命施于烝彝後世烝祭不及功臣既不合禮而禘祫及之事不經見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能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宗廟之制

禮記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

曰前二後一謂禘祫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祫以二說攻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群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本朝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慶曆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禮不煩事神不瀆禮官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而一祭至慶曆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皆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即比年頗祫既違前失請以慶曆以來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

禮四朝志 唐開元中二十七年禘祫在一歲

太宗伯肆獻裸是禘祭也饋食是祫祭也司尊彝追享是禘祭朝享是祫祭也既有此別而賈逵劉歆以為禘祫一祭二名漢平帝祫祭於明堂而張純以為禘祭章懷太子注云是大祭名可通也周禮既曰肆獻祼既曰追享又曰朝享豈別其禘祫也祫則及毀廟之主禘則及於祖之所自出也安得一祭而二名哉

特享

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懷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商禮曰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年之祫大祫也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乃及於毀廟之主

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謂之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而聽朔於廟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

禮書

薦新

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二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雖而不經於是更令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四時登薦祖宗行之已久今歟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者及時出者即日登獻雖非正祭則於禮幾不失禮意凡新物

薦下日饗儀當並之焉皆於廟而不在寢故書荒成傳以為廟薦二十三祠而薦新在焉四時孟夏薦麥孟秋薦稻孫通曰古者有薦嘗菓之令櫻桃獻顯陵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惠帝政和中言者謂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也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群祀類

天子七祀

商制天子祭五祀户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也歲偏諸侯與大夫天子同周制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婦人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竈竈或立户○周有地大夫五祀鄭氏注六尺無地大夫三祀禮記正義曰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鄭氏注六尺竈中竈門行也此商制祭法曰天子

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二祀士立二祀謂尚制也按王制曰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又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必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禮以解之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有地無地見鄭氏注

漢立五祀

白虎通云户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雷五祀

唐開元制七祀

書初發七祀惟李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四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户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

中霤

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氏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焉鄭玉藻義云庾蔚云後謂地土累之謂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

所以明故兩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祀中霤禮設主於牖下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正義正義云秦邠壇名相近於次豐祭寒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有天下者祭百神

五祀七祀論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霤鄭氏釋太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小祝之五祀用小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執蔫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門户之類然則五祀所主也七祀之祭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之謂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

祀忌居禮五祀為閭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傳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降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户之類而已兩漢魏晉之立五祀并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褻脩月令冬冬亦祀并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秦陳寶祠

秦文公以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質如石而赤語在郊祀

秦伏祠

秦德公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顏師古云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非故為藏伏因名伏祠已立歲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伏庚金也

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其休絕莫知起時至始皇乃祠之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琊

漢蚩尤祠

高祖徇沛為沛公祀蚩尤禱旗鼓旗及即位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令祠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唐禮祀神農於東郊

明皇開元十九年停帝嚳而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壠畝上

唐永徽以前著謂藉田壇至垂拱後乃為先農後又改為帝社壇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籍田禮廢久矣有司無考乃據禮經參求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於籍田

漢宣室受釐

漢惟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未央殿前正室文帝受釐

唐壽星壇

明皇生於八月以仲秋日月會于壽星特置壇用千秋節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東漢老人星在南郊北之

宋朝壽星壇

景德三年八月壬戌若言謹按月令八月命有司秋分日祠壽星於南郊其壇亦依靈星制度

風伯雨師

國朝每歲以立春後丑日祭風伯立夏後申日祭雨師雷師諸州亦設祭

淳化四年光祿寺言風雨本中祠而獻官行禮反在小祠禮料切惟風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賞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滑食肉之祿冰皆奠焉正義云鄭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變人云夏頒冰云傳云云出而畢賦是也日在北陸者北陸壺也謂十二月日在壺之時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乙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黑牡秬黍以其祭冰神色尚黑謂司寒

之神則元冥水神也火出而畢賦左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四月節時故擾夏而言之。太祖建隆二年始置藏冰務而修其祭焉以四月命官啐太祝用幣以黑牲祭元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寢廟詞題。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而藏之仲春開冰具開元禮儀

祀大火

康定元年太常博士胡宿請修火祀按春秋士匄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說曰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後世以為火祖相土契之曾孫伐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按商丘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當房心之次以來寖興用火紀德蓋取於此至真宗始升建京邑號為三都則閼伯之神上配太火國家之興實受其福至於祀典尤宜超異於昔今閼伯祠廢狹小又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歲時府吏享祀而已甚非報本尊始之意顧詔太常列於祠宮歲時遣使齎其幣行祠事詔禮院詳定既而宿又言云祥符中交修大禮稅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禮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攝增牲牛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蒙福之神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述晉侯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以穀之滋韋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紀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穀之番滋推此而言則東方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因舊位古祠除潔壇地臨遠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講修火政亦足以祈豐年以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閼典一也按而復之焉萬世法貽厥子孫永錫純嘏臣不勝區區太常禮院言閼伯為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備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歲遂為重祀祖宗次來郊祀上

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關伯之廟每委京司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切謂宜因興王之地商立之禮作爲壇兆秩大火以關伯配之每建辰戌出納之月內降祝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遵豆牲幣得視中福云云從之

山川典 建陽縣 堂 先生 章 俊卿 編輯 前集

禮門

群祀類

太一

賈公彥周禮疏曰按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如鄭氏之說則周禮所謂上帝之祀昊天乃今之太一是三代亦有其祭矣。按元命包紫微宮爲大帝又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文耀鉤亦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一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則天皇大帝之號也。武帝時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天子立其祠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一天

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禦。所謂大祀小祀者以太一為天之尊神五帝乃其佐也初漢武帝用方士之言初郊泰時然命祀之典尚論於二祝之雜說而未知禮經之明證當是時漢有五帝之位禮官知尊五帝以為天之神而不知太乙之神乃天尊之又尊者也至武帝而正定之尊其禮幣在五帝之上唐人因之肆類貢丘則列太一之位次於昊天上帝與天地神祇為比類皆大祀也太和中博士不達其指以漢武所建溺於方士非六籍之正降為小祀至武帝而復之開元通禮命為中祀咸平禮官重復其禮復為大祀太宗從之自是著為定令矣。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為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為天衝其應在青四為天輔其應在徐五為天禽其應在豫六為天心七為天柱八為天任九為天英其應在雍在德在德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青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焉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太宗皇帝時始建置太一宮于蘇州其後司天春官楚芝蘭上言請於京師蘇村建太一宮詔從太一宮于蘇村太一宮成張齊賢請用祭天地之禮殺其半又少損之歲每四立日行祠禮上令增教坊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

靈星

詩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靈星不知何星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漢郊祀志。後漢志云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靈星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統其類也祠用太半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雩陰文耕種耘耔功也。通典云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唐開元禮記靈星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升為中祀。

武帝乾封三年詔天下尊祠靈星

後漢志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漢武帝立高禖壇于城南後漢至晉皆因之北齊置壇于南郊旁隋亦祀於南郊。景祐四年二月張璪言月令仲春燕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此先王永嗣之祭頒敕有司牲禮儀天子躬行時祭祈天錫羨承萬世之業詔有司詳定禮官以謂記月令雖可執據然周官所載獨闕其文則成康之時儀典委曲不可周知且推檢歷代祭祀似禮之細者惟齊高禖祀最顯然史於草創儀章鞮鼓奾嬪參享讌樂而不著陛下稽古是式圖復舊章然高禖之祠湮晦已久禮經不全朝廷必欲從之亦應參準前言無裨炯鑒非經也後漢至江左樂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且推檢歷代祭饗樂章無高禖歌辭則當時所祀似禮之細者惟齊高禖祀最顯然史於草創儀章鞮鼓奾嬪參享讌樂而不著陛下稽古是式圖復舊章然高禖之祠湮晦已久禮經不全朝廷必欲從之亦應參準前言無裨炯鑒非經也後漢至江左樂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且推檢歷代祭

之禮今皇嗣未廣宜謹祈祓當稽古與庶獲嘉祥請依所奏自今祀依舊用弓韣弓矢詔可嘉祐二年五月詔徙高禖壇於南郊壇東注先已禮院言禖壇卑陋請徙高爽之地議者請徙於負立之東或言當在東方長男之位不禮官詳定以為漢武始立祠於城南後漢至晉皆因之北齊制壇於南郊旁隋以祀於南郊唐禮不載國朝景祐中初築於南郊壇之西南其地卑濕宜徙圜丘之東擇高爽地改築之

雩祭

荀子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營耶婦謁盛耶讒夫興耶何以不雨至此極也陳禮書曰雩帝書云祀昊天以不雨至此極也陳禮書曰雩帝書云祀昊天及五帝也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曰雩祭水旱也當正春秋祭祭注曰龍神也旱祭昊天及五帝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注曰則而雩祭水旱之禮龍壇弓曰歲旱穆公召元子而問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丹乃已疎乎左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龍尾伏辰之月則雨過則書春秋書雩者二十七年冬大雩雩樂以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北齊禮古者雩舞之人皆執羽籥以文舞為之蓋以羽翳為飾而舞之以象龍之飛也又雩旱而再雩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注云陽氣盛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禮雩用建巳之月而建巳月乃陽亢之時陰氣雜達故雩祀作焉過此而雩春秋所以譏也。東萊呂氏曰雩有二等有常雩有旱而雩龍見而雩歲之常雩也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而再雩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注云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百辟卿士者古者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矣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正義云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常旱故制禮此月為雩縱令雩祭時不旱亦為雩祭天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

五天總祭不可徧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徧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雩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帝配叶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古者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繇為祭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錘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釘為上公祀為貴神按左傳有社稷五祀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爾凡云若勾龍后稷不云勾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爾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修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為五月不雨脩雩祭作記者言云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周冬夏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著按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穀梁不議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為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夏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為脩雩之祭其周春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穀梁說云得雨而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

大雩

諸國大旱叫司巫師巫而舞雩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大常祀矣比宗廟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為秋郡國上雨澤君心府郡縣各帰社稷公卿百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制雩壇於南郊之旁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禮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是停用柴燔從埳瘞典時儀曹尚書沉約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禁柴之說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甚則大雩

大禘

禘之義自古之昔天子使之必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夏氏更名曰嘉平黃帝曰嘉善也次歲終萬物咸就而殷更名曰清祀虞帝曰清祀也虞帝則夏曰清祀殷曰嘉平今皆風俗通及桑崑章句耳未詳襲是周之復名大禘天子之禘故曰大禘以歲十二月建亥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宮宗伯以龡幸祭四方百物龡壯會而樂之為禘靈懇云禘用冬半行獻之禮龡音普遍切其祭

以主日也主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配以月餘百神從祀於下
祈禜之神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先古之先教田者也周禮有田畯古之賤官主勸農夫也四曰郵表畷謂田畯於田表畔相連之所造此舍爲郵表畷事臺于賢約百姓之處五曰猫虎所以迎猫爲食田鼠也迎虎爲食田豕也六曰防防所蓄水以障水七曰水庸水庸溝也一云以通水亦以洩水八曰昆蟲昆蟲暑生寒死蟈蟈之屬能爲穀害故迎貓虎祭鬼神而致百物用六奏之樂六司樂云一變而致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云禜則禱頻擊土鼓。秦初因曰臘後寢曰嘉平臘交接押臘大祭而報功也蜡者索也歲終大祭索鬼神也蜡者獵也取禽獸以祭先祖也又左氏傳雩不臘矣是已有臘始漢之說非也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言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宗朝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也魏因之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禜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禜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禜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禜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禜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禜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禜以辰臘。後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等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卯禜神農既禜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則各為坎餘於平地。隋初因以孟冬下亥禜百神開皇四年詔曰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禜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制。唐貞觀十一年房玄齡等議曰按月令禜法唯祭天宗近代禜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禜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牘二邊豆各四簠簋鼏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祠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心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丘陵墳衍原

隅麟羽羸毛介水蠡坊鄭表畷貊虎及龍鱗朱鳥白獸六武方別各用
少牢一每座遼各二簋簋兩俎各一蜡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
登則闕其祀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神之禮。神農伊
耆氏以首樽皆二實盎齊田畯以尊樽實忺齊水墉坊鄭表畷貊虎昆
蟲以散尊實清酒皆二立冬蜡祭百神高尺廣尺蜡壇也。開元中制
儀季冬臘日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其儀與開元禮
○宋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也木生火宜以火
德王色尚赤請以戌日為臘從之四年六月和峴上言伏準去歲十二
月十四日臘以前十日辛卯禡百神撥禡始于伊耆氏夏曰嘉平商曰
清祀周禡漢曰臘是知禡者臘之別名漢以火行戌日為臘臘者接也
新故相接田獵禽獸以享百神報成之功也王者因行臘禡上享祖廟
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沿襲為常至唐實秉土德
正觀之際尚以前寅禡百神卯祭社宮辰日臘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
以辰臘以襲土德也當時議者以為得宜聖朝火德宜以戌日為臘而
以前七日亥卯便行禡禮恐未合宜況今宗廟社稷並遵臘享而獨禡
不以臘於理不通事下太常議曰按開元禮云臘日禡祭請如峴議今
後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從之。天聖三年十一月同
知禮院陳詁言每年季冬禡百神於南郊祠壇五方田畯勰表畷之位
各於其方。元豐六年正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歷代禡祭獨在
南郊為一壇蜡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禡祭禽獸為
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
神前期司農關有不順成之方更不修報其息民祭在禡祭之后從之
蜡
要
會
○雜記曰子貢觀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
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禮書曰蜡之
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玄元冕而有司皮弁其牲體鼈
羹其樂六樂而奏六變次酳頌擊土鼓舞兕舞皮舞其所致者川澤山
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畢焉則合聚萬物而享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
望者八以其元有功於田故也。禮書曰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

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禮書曰先儒言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則蜡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禮書曰蜡及天宗則日星辰之類而已後周兼天帝而祭之非也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於南郊亦非也○蘇子曰蜡者古今之戲禮也殊不知存其禮所以勸農而使之樂耒就功也是以因俚俗凡鄙之所為而勸農以興嗣歲祈豐年而養老子於安逸飽適之地故詩風雅頌篇凡言稼穡耕耘之事而詩人之終篇必言農夫所與修祭祀與飲食而相與歡樂之意者蓋詩七月信南山甫田大田與夫頌之歌豐年歌載芟良耜可汝也

社稷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禮書祭法曰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百姓以上則共立一社之名不同如此又有所謂亳社小司寇所謂勝國之社稷是也共工氏之伯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九州故祀之以配社厲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之以配稷商之時又易之以周棄（鄭康成曰社為五土總神稷為五穀有播種之功配稷社祀之神）禮書曰王與諸侯之祀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則受其方土之色於天子而建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為東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遺則北向社面陰故也其制則不屋記所謂冪之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也其方則廣五丈此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外傳其主則石為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傳所列則社東而稷西書先社主是也）

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司于公社）春祈歌載莫秋報（司令大割）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哉之類祭（小司）伯大故天哉之彌祀（大祝）君行有宜宮成有釁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地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灾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禮神之玉蓋用兩珪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日用甲祭日之晨王及卿大夫皆服絺冕則大司農云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用三獻其禮取血先瘞於所祭之處以為祭始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爓肉及脯醢籩豆王則酌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再獻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也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尸食訖賓長酌酳尸謂之三獻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臺社比閭使陰明也亳社有所祈求潘祠則祭之以刑官為之尸喪祝掌其祀。（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以后稷食官稷稷種穀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大牢具使有司祠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川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東漢志曰古者師行有載社主不載稷也。（魏自漢後但立社稷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社祀之。（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宋仍晉舊無所改作。（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脩儀制神一位比向稷東向齋宮社壇東北南面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為上稷名大稷。（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率牲太祝令贊牲至大門初又加官稷并前為五壇。（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嘗瘞。（後魏盛為六壇稷以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後

魏天興二年置大社大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大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立社稷於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丁亥又臘祭之都縣二仲月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為社。唐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大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武后神龍元年詔於東都建太社社主用石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長短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丈蓋以土是五數其社主請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方其下以象地體理貫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又按舊社稷壇二四方各依其方色惟中央覆以黃土又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為中禮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測日景大祀天地於南郊祭社稷五祀於其壝中祀並用少牢貞元五年敕依正禮用太牢詔從之。宋朝景祐四年詔太常檢討云按五禮精義州縣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文宣王制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如有故以次官攝祭社稷與釋奠同請詔天下並用此禮從之。祥符二年禮院請正配座每座樽各二簋豆各八籩簋各一俎二從祀邊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從之又獻官作小祠例。天聖十年禮院言按唐郊祀錄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為之稷壇在西如社之制社壇以石為之主形如鍾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以其社稷四面宮垣廣以方色面各一戹三門每門二十戟四隅皆連飾采畫如廟之制詔依所請制修築仍遣官祭之

朝日夕月

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古之祀日月者祀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月令孟春祈來年於天宗天宗

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之外又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五也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社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為常者也曰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次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次其昭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其牲醴則實柴其服則元冕元瑞其主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王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周禮於掌次之帝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漢武帝　因郊泰時朝出竹宮東向揖月其夕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

魏文帝　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春分陽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終而祭以二分禮書。

魏文帝　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漢儀煩褻以家人之禮非尊天之道明帝太和二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禮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

宋朝　天禧元年四月監察御史王博文言近充監祭使祀夕月其日辰時行事至巳前禮畢伏以祀稱夕月壇號夜明既屬陰靈翻居書祭恐未合宜專下太常禮院詳上言准禮秋分夕月於西郊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按禮文秋分八月蓋其時晝夜平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日未前一刻太宰令宰宰人以鸞刀割牲未後三刻行禮唐劉禹錫仕御史監祀夕月壇有詩備記其事注云其禮用晝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禮又按禮云從子至巳為陽從午至亥為陰參詳典禮合於未後三刻行禮從之

四望

書曰望于山川又柴望大告武成周禮小宗伯祀四望四類左氏曰望郊之細也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哀公七年）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陳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詹三望泰山河海之巳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周禮於望甘言祀而不言祭天言祀地言祭人言享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辰海杜預釋左氏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謹曰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兩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王宮望祀鄭氏讀衍為延謂望祀異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岳四瀆釋有牲有槀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處狩之分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望祀其兆四方其牲各倣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郊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郊晉語所謂置郊蕝設表望是也陳註禮書

四方

禮書曰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祭社舞師教羽舞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言秦社秋省則秋省斂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東（左西華攻南沈融與黎北玄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是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邕人凡四方（邕人九山川四方此蜜）其舞皇舞（舞師教皇舞而舞四方祭祀）其牲體則鸞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和縣區玉刊行
歙諭譚璋校正

○禮門

群祀類

后土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太宗伯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月令中央其神后土顓頊之子曰黃黎為土官○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宋梁之時祀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為后土矣然周禮有天示有地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祭祀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正祭也禘祀之屬非正祭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則先告后土大祀大師大

會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神也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以太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禮書

表儀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禮祠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版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旬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瘞埋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罍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矛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置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

旅祭

旅祭掌次王大旅上帝及四望及軍禡則帥而祭之亦如之

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及軍禡四主有郊以祀天旅上帝兩主有郊以祀地旅四望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享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而祭之則肆故

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神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造于廟或於社稷或於日月星辰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禬守或以太師或以大裁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太祝太師類上帝而知之也杜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祭上帝非禬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至於岱宗柴詩言禬守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禬守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將至時禡於其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還祭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于上帝於湯之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既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西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禮書

山川

黃帝祭于山川虞氏秩于山川偏于群神周制四坎壇祭四方以血祭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用五獻祭皇及尸皆服毳冕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其祭之也鎮則升血為始四瀆則沈血為始次薦籩豆為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薦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以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常山泰山會稽山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衺山也)嶽山岐山吳山鴻

冀濟山蜀山之嵎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汚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醮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瀆視三公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此山川祠而無諸加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群祀武帝因廼守禮其名山大川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後魏景穆帝立五嶽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在東東中遂祀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唐武德正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書舜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殷武奄有四海。又曰奄有九有。周頌天子圖天下之大百神之主。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公羊僖三十三年三望者何猶郊天也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祭之

藉田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師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蠶繭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本遂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舊入之。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宮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群神之祀以為粢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廵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廵耕於懷縣其藉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穜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人始耕。魏氏天子親耕藉田蒲阪關諸侯百官之禮。晉武帝大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藉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藉田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

今循千畝之制當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禮廢矣○東晉元年將脩耕籍事竟不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蔚蒙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稚之種傳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銀耕三盖車駕倉駒建青旂者通天冠青幘青衮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備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廣儀至籍田侍中跪奏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乃斑下州縣悉備其禮焉○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置籍田壇之東南依漢氏故事也其日有司設位於壇上南北相對帝青帽青衣乘耕根車駕蒼龍青蓋駕以倉駒青旂青鞶纓青轡青鞅青后土氏青帽青衣青裙隨帝後帝三推后三推畢帝親執耒耜耕籍田九推后亦如之公卿以下終畝而耕籍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

禮享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於南北郊則有親耕墓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墓以觀公卿之推反○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豉麻子大麥小麥各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壇四門又為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享祭訖親耕○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籍田祭先農用羊一盛糧藁以餉耕牲○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一千畝之甸○太后改籍田壇為先農壇東于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未耜親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壟乃止耕畢讌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儀備開元禮○薛慶四年九月內出御札曰朕嗣守大寶惟

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靈舉一膳必思稼穡雖紫誥類綮禮重奏薦於至誠而執未親耕輟未行於盛禮敦本之道不其闕歟三推宜舉於舊章百代永垂於信史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于東郊行藉田之禮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無至煩勞務遵典故次日太常禮院言按開寶通禮唐為穡道頓逮使時尹開封令請依南郊命使遂以宰臣李昉為大禮使陳王元社藉田不置五使令請依南郊命使遂以宰臣李昉為大禮使陳王元使御史中丞張宏為儀仗使命白黃中與學士蘇易簡同詳定議注月一日詳定所言按通典秉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春氣其方位請東郊又北齊祠壇高九尺廣輪三十六尺四陛三壝四門唐制高五尺周回四十步今請壇高九尺周回四十步餝以青又歷代增去京城遠近各異請於朝陽門外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內擇地為壇又通禮不載大朝侯禮畢文武百寮詣行宮稱賀從之十日詳定所言按通禮儀注皇帝親載耒耜於東右隋禮儀志齊代籍田令御史秉馬車載耒耜於五輅之後又禮魏晉耕籍耒耜令準通禮皇帝秉耕根車請以象輅載耒耜列於仗內御前位宮軒車後所以明示重耕籍之禮從之十五日禮儀使言宋齊之制於先農臺東別立觀耕臺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推耕其臺不載制度請築高五尺周回四十步四出陛餝以青按唐開元二十三年籍田畢還宮大赦取進止從之乃候禮成肆赦二十一日詳定所言宋元嘉中親耕籍田千畝中開阡陌御耕位在先農壇東北唐禮不開阡陌設御耕位於先農壇南七步詳此即當時壇前不設樂重則御耕歷代不同今既備樂垂二舞俱在壇前請定御耕位在壝門東南又依隋置青箱奉耰耖之捷今請用九穀從之二十三日又言禮有疾人終畝之說即不載廢人耕位所在請於諸侯耕位之南退近東十步西向以成終畝之禮又按典禮先農壇用犢一近制中祠以羊系代之禮用犢以純色充禮料祭器耰視大祠神農后稷竹

冊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從之十一月又言享先農亞終獻請權近側以諸王充其享畢獻官並行耕禮七日又言准詔定

乘耕根車而率元無副上下小大與金玉輅等緣天子所乘皆有副請改乘王輅以耕根車改載耒耜十五日又言舊禮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舊測等相攝與諸王並行五推禮九卿九人舊例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三人舊例以三公及三品官及上將軍攝並行九推禮云云端共元年乙亥土於東郊祝饗先農以后稷配遂耕籍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於千畝豈但三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差行為鄉里所宗耆老爵一級○仁宗明道二年二月九日帝躬于天安殿翊日躬祀神農后稷於壇禮畢就耕位侍中奉耒進御帝搢圭秉耒三推張士遜奏禮畢帝曰願推終畝士遜復奏王有三推禮書舊式帝曰朕志在千畝卿等固請遂耕十有二跬御正陽門肆赦詔吕夷簡等編纂耤田記

蠶

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禮天官○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注上文注上文李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具出種蠶室后妃齋戒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所以勸蠶事蠶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記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同上○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十三宮之夫人世婦之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古之獻繭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祭儀○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晏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同上○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前文紀○詔后親桑以奉祭服為天下先○明帝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禮儀志○祠先蠶禮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十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窌婦人寓氏注文○親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晉禮志○正觀元年三月皇后親蠶于北郊○開元中上命宮中養蠶

親自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為舊
宗紀○景德三年二月王欽若言古者王后親率嬪御以祀先蠶是以開
寶通禮郊祀録並有親蠶祝辭又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為亞獻
昭儀為終獻若攝事則尚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又周禮太宗伯
后不與祭則攝而薦豆籩徹蓋饌徹豆籩王后之事而宗伯得攝之唐
會要云農桑衣食萬人不宜獨闕先蠶之祭皇帝遣有司攝事可也臣
以為屬之命婦未若歸於有司參定其儀詔太常禮院檢討
攝祭故事禮院言按周禮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有司攝事前
享五日諸預享官散齋致齋享日設先蠶座於壇上北方南向云云又
按唐會要云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
官攝事二月太常禮院言按周禮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於東郊以
晉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陛陛
各五尺隋置壇於宮北三里高四尺唐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回
五十步今詳歷代沿革制度不同請約故事築於東郊從桑蠶之義
壇韵中用北齊之制設一壝二十五步如中祠禮例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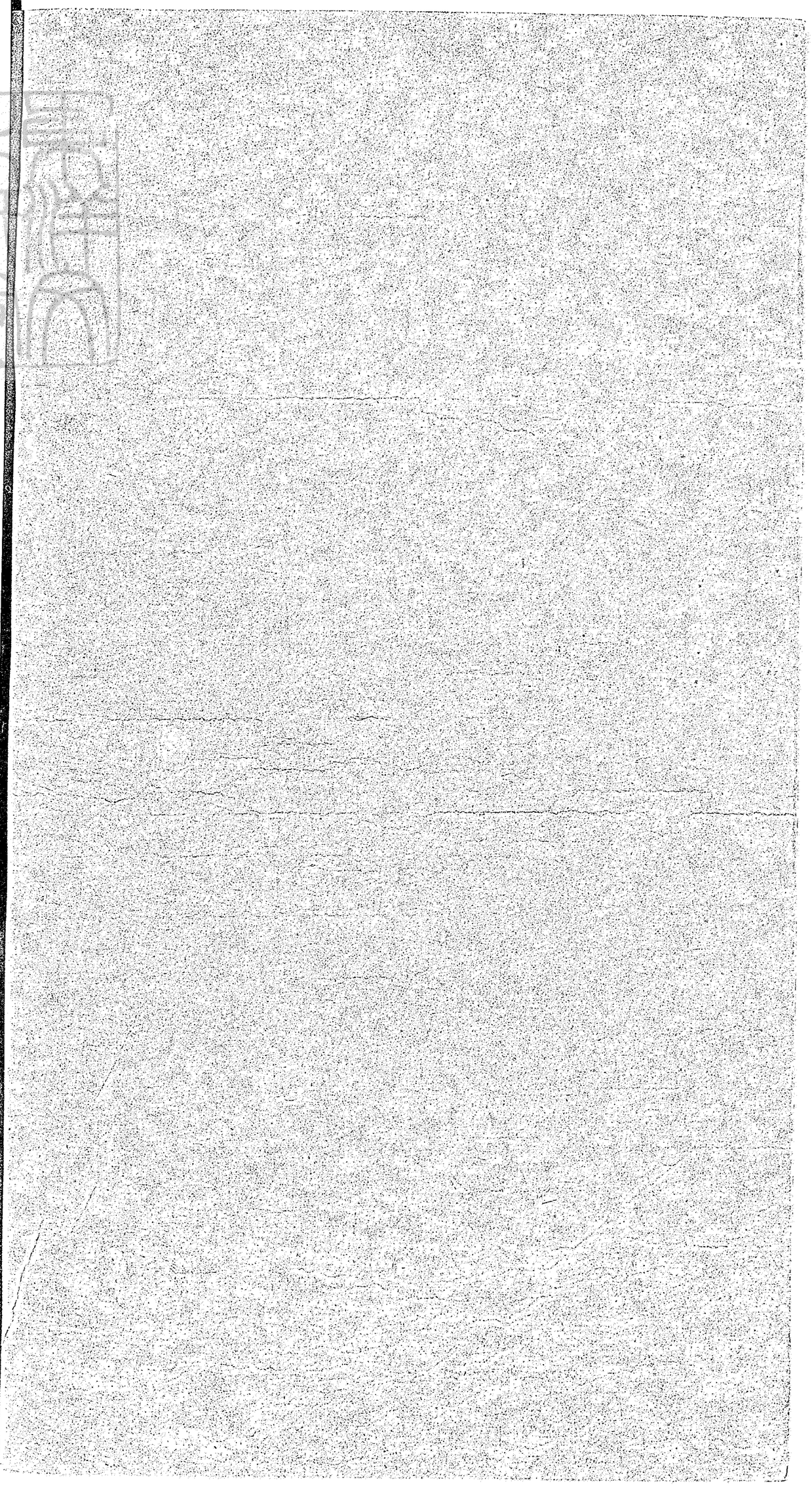
六宗類

[周禮]曰禋于六宗○[周制]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
禋祀祀昊天上帝○孟冬祈年于天宗[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神
○[李郃家書]謂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
助陰陽化成萬物○[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容
六子水火相連雲風不相[孔光等議曰乾]坤
博山澤通氣是謂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天地四方之中於洛
陽西北戌亥之地比於太極說者謂六宗者在地四方
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非冬不藏禋于六
宗此也○[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祖
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榮祭星雩榮祭水旱是為六
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
祀祀六子之卦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六宗之卦故不廢景初

二年故祀太極沖和之氣○晉初罷其祀時劉邵謂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時從其議○司馬彪表云六宗之祀不應特立遂廢後復立因魏舊事時摯虞奏祀六宗如舊從之○後魏明宗立六宗祀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壇○時高閭曰六宗之祀議者不同凡十一家莫能詳究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

詔曰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漢以王莽奏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為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為六宗者於理又乖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並是星辰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沖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禋天之文下悉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逸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魏○孔叢子云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至於郊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王肅用此說又一說云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云乾坤六子頻師古用此說一云天地四時一云天宗三日月星辰也地宗三泰山河海一云六為地數祭地也一云天地間游神也一云三昭三穆王介甫用此說一云六氣之宗謂太極沖和之氣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孔安國注尚書禋于六宗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孔穎達尚書正義又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特

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
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被之彼六神謂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
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康成注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
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
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康成注以解此也
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
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
各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
為天宗者三日月星辰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
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
玄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
第四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
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忘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
康成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
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惟王肅據家語
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
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北大社巍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
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孳虞駁之謂宜依舊近年以來皆不
立六宗之祠梁傅士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尚書禋于六宗禋有三義
禋者煙也潔也精也煙者燔柴升煙于天以氣聞達潔取淨潔以表
無穢之理精者取祭者精懃之意六宗之神先儒所釋義各不同義
雖不同亦各有通伏生馬融謂六宗者天地四方所以用天地四方
為六宗者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
非冬不收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祭之謂之六宗而或有非之者以前
文有類于上帝今復謂天為類六宗無天地意謂其在天地四方生
成道廣濟物既洪故報亦非一或類或宗尤未盡其功豈有嫌前已
祀而謂後為非也然迎春既祭蒼帝靈威仰之神而復郊祭豈可以
復以春迎祭天而嫌郊為非天也崔靈恩三禮義宗 ○歐陽和伯夏侯建謂

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萬物者謂之六宗計謹非之曰處六宗之間謂之六宗其實為一而名六宗虛實相互何以為義意謂本義以六宗之中合共尊祭故謂之六者明其在六之中間為人所宗非名宗為六不可責其稱六者非實是一之名也義宗○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之六子取水火雷風川澤能生萬物故禮祀以報謂之六宗馬昭難云凡八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應祭八卦豈但祭六明非六卦也意謂劉孔之意所以但祭六者以子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於六子合揔成功而報故合乾坤而不祭也○鄭云宗者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謂六宗也王肅注書云星則五緯之星合為一位辰則十二月所司有一不共成功故分而二王肅六宗亦以四時共成歲功得合之會次又合為一位名實不相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而別為兩位文昌之星獨分為二五緯之星所主各異合而為一義為不安尋鄭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故各合為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各共成功故合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謂雲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昧尋雲書所稱肆類為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稱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者埋祭之名非升禮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禮者埋祭之名非升禮之祭。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祭地則穿鑿甚矣若三昭三穆及天皇五帝之議不待攻而自破也惟司馬彪表云周禮無六宗之祀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待復立六宗之祀極切於理。古尚書及鄭玄言六宗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此尤約星宿河海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許君謹按與古尚書同鄭數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禮云宗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禮山川言望為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共成歲則何以不得各合為一王此無通義也禮上並三○晉書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劉昭謂雲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昧尋雲書所稱肆類為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稱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者埋祭之名非升禮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禮者埋祭之名非升禮之祭。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祭地則穿鑿甚矣若三昭三穆及天皇五帝之議不待攻而自破也惟司馬彪表云周禮無六宗之祀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待復立六宗之祀極切於理。古尚書及鄭玄言六宗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此尤約星宿河海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許君謹按與古尚書同鄭數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禮云宗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禮山川言望

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
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正義記載